

家属

上周本版“两情相悦”栏目刊发《我是你“亲爱的——家属”》一文后，“军嫂空间”里又多了一个新话题。

当“家属”的感觉是什么？有关“家属”的故事知多少？对“家属”有什么新解读？快来听听嫂子们说什么吧——

十五的月亮：因为这篇文章，我专门查了字典。“家属，是指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。”从字面理解，好像我们真成了附属品似的。不过，还是我家那位说得好：“家属就是你，你就是唯一的家属，还要什么别的解释？”有了这个解释，其余，不计其数。

Beauvoir：他从来没这么称呼过我，对外称我“爱人”。对内，我们则沿用了刚见面时的“秦老师”“姜排长”。即使他现在已经是副营长，而我带的第一批毕业班有人也已成家。细心的他能体会到我对这个词哪怕一丝的抵触，所以他嘴上不说，我心里默念。

老糊涂爱吃蟹黄包：结婚16年，闭着眼睛都能数清他多少根睫毛，日子也过得没有了几分称谓。跟着他从一个营区搬到另一个营区，我咬牙硬扛没说过一句苦。新班子搭好了，我也成了家属群的“头儿”，开门见山第一句：“咱们都是××旅这个大家庭的家属，以后就一起同甘共苦！”艾玛，咋还押上韵了。

无畏：我倒并不排斥“家属”这个称呼，相反，它对我们意义特殊。记得那次，他突然出去去驻训，搞得我们婚礼又要延期，我一怒之下对他说了很多狠话，一个晚上都不再接他的电话。没想到，第二天清晨手机响了，一张微信是我这辈子听到最暖的情话：“你是我的嘉，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板上钉钉的‘家属’。”现在，他正“钉”在我身边打呼噜呢。(P.S:嘉，是我名字的尾字。)

白芷：作为一个古风爱好者，我们的二人世界，常常是我给他科普各种中国古文化。耳濡目染多年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对我说“家属”这个词其实是文言文。我一脸蒙圈地听他解释：“‘家属’其实是倒装，正序应该是‘属家’，就是‘属于家’，家就是我和你合二为一。”平时木讷的兵哥哥啥时候也这么会撩人了？对此，朕心甚慰。

辛：我是广东人，“属”这个字频频让我想到音相近的“俗”，所以从来不说。但是当听到他尽力去学却仍十分蹩脚的“粤式粤语”——“类，中唔中意穿嗰嗰咩”(你，愿不愿意做我家属)时，我知道，这一生“属”定他啦！

本命甜豆浆：要说“家属”这个词带来的好处还是蛮多的。上次抱着女儿去他所在的山沟看他，火车上跟人聊起来，知道我们是军属，都很钦佩。一个小伙子还主动要把下铺让给我。女儿对着这位叔叔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以示感谢，真给咱军人家庭长脸！

潇雨的雷达：他是陆军，我是空军，这场“地空一体”的恋爱在第5个年头收获了婚姻的甜蜜。我俩的休假模式基本就是去各自的营区住上几十天，当对方的家属。别把家属理解成附属，家人嘛，彼此当是彼此的归属。

(包天星、陈 陟整理)

点一盏灯，照亮你回家的路

■ 胥得意

夜已经深了，杜荣燕睡不着，她静静地盯着阳台上的红色吊灯看。吊灯从天花板上静静地垂下来，不晃，也不闪，一点声响也没有，时间似乎已经静止了。

杜荣燕已经忘了，自己曾度过多少个这样无声无息的夜晚。可每到这样的时刻，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自己的丈夫初成南。

1993年，杜荣燕刚刚22岁，又在学校里教书，上门提亲的媒人几乎要踏破她家的门槛了。可杜荣燕说，我非军人不嫁。腊月二十那天，媒人把一个名叫初成南的少尉军官领到了她的面前。少尉的眼神里有些忧郁，还有些羞涩。俩人一聊，都是苦孩子。少尉初成南出生才1个月，父亲便去世了，高中还没毕业，母亲也撒手人寰。而杜荣燕也是自小没有母亲，只有她和父亲相依为命。

初成南是一个极其腼腆的人，嗫嚅了好一会儿，也没说出一句让杜荣燕脸红心跳的话。但杜荣燕认定，这是一个可以嫁的男人。倒是她大方地向他表态：“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给你一个家。”

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，却有如胶似漆的缠绵。没有海誓山盟的诺言，却有此生追寻的远方。两个人的感情像是两条河流，终于汇合到了一起。汇聚在一起的河流，更有力量奔向远方。

1994年11月，杜荣燕生下了一个白净胖乎乎的小子。探家还不到1个月，初成南就要归队，说是部队有急事。虽然有万般不舍，但杜荣燕知道，她不能拉他的后腿，因为懂一个人才是真正地爱那个人。

不久后的除夕夜里，杜荣燕抱着儿子陪老爹看电视。电视里热热闹闹，可杜荣燕觉得自己的日子有些清汤寡水。老爹心疼地问女儿：“嫁个当兵的后悔没？”杜荣燕摇摇头：“嫁给成南，我就没后悔过。”那晚，杜荣燕落泪了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想着远方的丈夫从小没有父母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，却是相隔千里，此时一定很孤单，很想家。

大年初一，杜荣燕写信给初成南，核心的意思是，只要不违反部队规定，她就到部队附近去住。再苦再难也不怕，她只想离自己的男人近一点。

就这样，杜荣燕告别老爹，抱着孩子去了黑龙江牡丹江郊外的一座军营。初成南在家属院附近找了一间平房，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。那时候，日子过得清苦。家里只有一个电饭锅，焖饭炒菜熬汤全靠它。可只要自己的男人回到



绘图：方 汉

家，杜荣燕总能用这个“多用锅”变出初成南爱吃的饭菜。团聚的甜蜜，弥补了生活窘迫的所有隙缝。

在小平房住了1年多之后，初成南终于在团里的筒子楼里分到了一间房。那个筒子楼总共住了24家，被大家称为“二十四户”。大家共用厕所和厨房，属于自己家的只有杜荣燕安在门口的一盏灯。24瓦，昏黄的一片。但每次夜里初成南加完班走进那个长长的走廊时，都看得到家门口的一片明亮。有两次，很晚了，邻居敲杜荣燕的门，提醒她灯忘了关。杜荣燕笑笑说知道了。等邻居走了，她也不去关。她的男人还没回来呢。她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会不会回来。

又过了几年，初成南分到了公寓楼，二室一厅。杜荣燕天天去擦那个屋子，恨不得把墙皮都擦掉一层。有时擦着擦着，莫名其妙的眼泪就出来了。这次搬家，家里的东西拉了一平板车，杜荣燕挺知足，毕竟往筒子楼搬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就解决了问题。她置办了一个大面板，还有一个大擀面杖。她要让初成南天天吃得上她做的馒头。因为她的男人一累了，就想想小时候妈妈做的馒头了。

飘着麦香味的馒头。他家里的面粉不是市场上买来的，是从山东老家弄去的。杜荣燕说：“我给不了你事业上的帮助，但得给你老家的味道。”

老家的媳妇老家的面。杜荣燕头上不知不觉有了白发，但在初成南眼里，她还像当年那样好看，两人的感情还像当年恋爱时一样新鲜。

4年多以后，北京的机关相中了初成南，要调他进京。最大的问题是，北京一时分不上房。杜荣燕对初成南说：“没房也去，组织那么信任你，这点困难不算啥，我租房也去陪你。”就这样，一家人再次“迁徙”。

在北京租房，杜荣燕的要求不高，只希望房东在阳台上安一个灯。房东不解：“你家阳台又不住人，又不当书房，你安什么灯？”可杜荣燕还是笑着坚持。

房子是租来的，日子不是。清苦也好，奔波也好，但要过得像个样子。杜荣燕没有经济收入，但她得让自己的男人有感情收入。杜荣燕觉得其实这并不难，一盏灯就可以满足。在夜里，远远地一望，便会望见一种温暖，还有等待。

4年后，单位终于解决了初成南一家的住房。杜荣燕的脸上全是欣欣向荣，内心却平静如水。有房没房，日子都还是一样的日子；颠簸不颠簸，人心聚在一起就有家。

2017年8月，武警某师面临改革。初成南对杜荣燕说，可能又要走。杜荣燕淡然：“这些年，家都搬了六七回了，我难道还怕呀？”11月，初成南随部队移防到了河北保定。杜荣燕很庆幸，走得不太远，搬家不会太费事。她又开始收拾东西。

就在她包好各类物品联系物流时，初成南打来电话：“东西先不要邮了，我可能又要换地方。”杜荣燕庆幸：“好在没邮走。”她告诉物流公司说交货地点要换，对方在电话里嘟囔：“你这家搬得怎么像是闹着玩呢？”

2018年1月，消息确凿了。初成南被调往山西任职。从山东到东北，从东北到西南，从西南到北京，从北京到山西，杜荣燕一直带着的只有面板、擀面杖和初成南在天津买回来的那个红色吊灯。

在她眼里，支起锅便是日子，蒸上馒头就是生活，点上灯就有家在等着。想到这里，杜荣燕把红色吊灯摘下来打了包。她想在山西未来的家里，还夜夜给丈夫点起这盏灯，让它照亮一个男人回家的路。

我给母亲修趾甲

■ 李玲玲

家事

晚上，我给母亲端来洗脚水，说要去给她洗脚剪趾甲。母亲一个劲地推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泡泡就行啦。”我没听她的，抬起她的脚放入水中。

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？干瘦、狭长、梆硬，像是超负荷承重多年的老树桩。左脚的大拇趾甲中间有一条隆起的白棱，把趾甲的左右两边清晰地划分开。左边的平整光滑，右边的却灰暗凹凸。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？母亲说，那是我高一那年，她搭邻居家的三轮车去学校给我送学费，由于天黑看不清路，下车时脚不小心碰到了路边的石头，磕掉了半个趾甲盖，再长好就成了这副模样了。

半年前，第一次为母亲修趾甲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我至今还记得。那天，老姨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我一个“秘密”：两个月前，母亲从拉玉米的马车上跌落，腰椎骨折了。未及我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老姨继续说：“那晃悠悠的马车，加上扎好的玉米秸秆，至少有三个人那么高，跌下来，还能活命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你妈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……”

不敢脑补母亲跌落的画面，那份彻骨的疼痛我却感受得如此分明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向领导汇报，并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批准。

这时的母亲已经能够下地慢慢地走路，看到我回来了，便立即张罗着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疙瘩汤，谁劝都不成。可最后，疙瘩汤还是没吃成。虚弱和疼痛让母亲多动几下便大汗淋漓，更别提生火做饭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一直都是“超人”。干农活，她不输村里的后生们；即使生病了，简单地吃两片药，就又一头扎进玉米地里除草施肥。可此刻，她却病痛困住了手脚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

家庭秀

是彩色的种子/是缤纷的梦/是青春明亮的船桨/停泊在你的手掌

奔向远方/朝着风起的方向/飞到蓝天/它就是/斑斓的太阳/种在大地/它就是/璀璨的四季/刻进心里/它就是/军恋美好的样子

定格

5月上旬，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参加军地合办的2018深圳第六届军地青年联谊活动，20多对青年男女相聚鹏城，缘定军旅。图为姑娘小伙子们在做互动游戏。

■ 李志学/文 廖 键/图

两情相悦

恋石

■ 曹隆鑫

原想着屋里要比屋外暖和一些，进到屋里，乍地一寒。眼前蓝蓝的地板，让我感觉仿佛进入了一片海。

她拿起水壶开始烧水，扭头对我说，你快坐吧。冷不冷？我屋里没空调也没取暖器。

我摇摇头，快速打量起她的屋子。除了这蓝蓝的地板，屋里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。茶几上的那块，像一座微型的山，“山”很瘦，却很精神。最大最高的一块，就站在书架那儿，像个魁梧的男人，在做沉思状。

她取出两个水杯。水还没开，她的一只手绞在另一只手上。

我是刚刚认识的她。本市双子大厦一楼展厅有一个画展，战友打来电话说，我一定得去看看，因为画家的画是我们驻守过的那座海岛。

我去了。我从出租车上下来，往展厅走去的时候，我抬脚，收腹，挺胸，军人的步伐早已成了自然。

果然，我一下子便被画展空降到了曾驻守过的海岛——你看那块大礁石，底部有一大块凹陷进去的部分。当年刚踏上上海岛时，牢骚满腹的我也曾一次又一次把脚踹在那上面。

我肯定脸红了，脸红的另一个标志是敏感，身边一个女孩子多看两眼，我都察觉到了。

突然，她问我，这幅画好在哪里？我尴尬地一笑，说，我不懂画。

她轻轻地笑着说，我也不懂画。我说，我是真的不懂，我当过兵，画画的是我当年驻守过的海岛，所以，感觉很亲切。

她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不再说话，她也不再说话。只是她跟在我身边，我走她也走。

快要走出展厅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她似乎有话很想跟我说。我放慢步子，等她走到我身边。我说，你好！她愣了一下，莞尔一笑，说，你好！她有点像我前女友，很漂亮。

我当兵踏上海岛的107天，我的前女友就用一封信跟我分了手。

我说，你有什么事？她问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行吗？我愣在原地，像兵一样地立正。

我男友也是当兵的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虽然“男友”两个字压得很低，但这两个字却让我心里一动。还有她的样子，让我感觉如果不答应跟她走，她会很难受。

你喜欢石头吗？我正打量这些石头的时候，她问我。

我说，抱歉，我不玩石，我不懂。她又轻轻一笑，说，我也不懂。

我不懂画，她说她也不懂画；我不懂石，她说她也不懂石。我心里有些异样，开始考虑着该怎么委婉地跟她告辞。

这些石头，像不像你们海岛上的礁石？她话里好像有话，眼里似乎还含着泪花。

她说，这些石头是在附近的山上挑回来的，说要给我布置一个和他那里一模一样的海岛，我只要想他了，看看这些石头，就觉得是和他在一起。

我说，有点像。

她说，岛上条件艰苦，天冷岛也冷，天热岛也热，我这屋子不装空调也没取暖器，他冷了或热了，我要让自己也能感觉到。

我说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他，他牺牲了……她颤动双肩，哽咽地哭出声来。

我望着那块最大最高的石头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那块石头就是他，我的右手悄然举起，向他敬了一个最标准的军礼。

今年入夏，我把她带去我当兵驻守过的那座海岛。她看见海鸥，双手做飞翔状，大喊，我来啦！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